

编者按

岁月倏忽，甲子循环，转眼又到农历辛丑牛年。自古以来，国人对牛有着深厚的情感，不仅因为其勤勤恳恳、埋首耕耘为生产生活作出了巨大贡献，还因为其勤勉敦厚、开拓进取的精神早已深深融入文化血脉，成为一种象征。在牛年新春之际，云冈副刊推出一组关于“牛”的特别策划，与您共品牛文化，共迎喜庆、吉祥的牛年。

穿越历史迷雾的大同牛

贺英

因为参与一个文博专题栏目的创作，我几乎每周都会到市博呆上半天，常常迷失在那些来自岁月深处的器物与幽暗光影共同氤氲出的氛围里，恍若梦境中的神游；常常惊讶于静默无语的它们竟然是陪伴我们穿越历史迷雾的见证，为后世破解那些历史谜题而提供佐证……特别是三头大同牛，把三段大同史深藏其中，也把古代艺术家瑰丽的艺术成就呈现于世。

牺尊，可能是有考证的大同最早的手形器物吧！2018年12月，牺尊作为“浑源彝器回乡暨《诗经》中的青铜器特展”的展品回到阔别95年的故乡大同，让家乡人一睹国宝风采。而这座享誉世界的上海博物馆馆之宝辗转的每一段路，都与中国那一段乱世风云密不可分……

1923年正月，浑源县李峪村村民高凤章和儿子们给地里上肥，返回的途中休息时意外发现一处塌方处有柏木，于是一铁锹挖下去，让一件件价值连城的青铜国宝重见天日，这其中就有一件牛形青铜礼器——牺尊。高凤章挖到的这件“老牛”，牛腹中空，牛颈和背上都有三个孔，牛眼圆睁，鼻子上还穿有一个环。它不仅造型独特，全身遍布精美的蟠螭纹饰，还兼具盛酒、温酒的功能，能

用如此珍贵礼器的定是贵族无疑。当了一辈子农民的高凤章虽然不知道这件宝物的价值，但他对牛有着特殊的感情，所以面对法国古董商人王涅克的威逼利诱，他一直没有出手。60余件李峪青铜器被县知事收缴充公，之后经历了拍卖、长达十年的各方争夺，辗转于乡绅和古董商之间。1948年7月古董商人卢芦斋准备将李峪青铜器偷运出境之时，被上海市立博物馆人员拦在码头，国宝才免于流失海外。代表中国青铜器第二个高峰时代的浑源李峪青铜器如今闪耀在世界各大知名博物馆，而这件牺尊却有幸留在中国。它华丽的纹饰和绝世独有的造型，让人惊叹这塞上之地文明火种和艺术成就上不容小觑的地位。大同，真的很牛！

木心说：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够爱一人。到底有多慢，估计没有坐过牛马车的我们是很难想象的。但在北魏平城时代，能坐牛车的全是王公贵族。从一幅大同沙岭村北魏壁画墓中的《贵胄出行图》里可以看见牛拉车甲车是浩浩荡荡仪仗队里的中心，驾甲车内，坐着一位呼风唤雨的神秘人物。牛车，堪比现代的奔驰、宝马豪车，前呼后拥，撑起了贵族的门面。为什么

王公贵族喜欢这慢腾腾的牛车？秦汉之前，一般贵族不乘坐牛车，那是贫穷百姓才坐的低级车，仅供载重徒步而已。随着时代发展，人们发现马车虽快，但车轮和地面硬碰硬，坐在上面的人很受罪。北魏贵族备牛车鞍马，以乘坐牛车为显耀和时尚。出行时车骑随从，旗仗卤簿导引，伎乐百戏穿插其间，阵容庞大，威严显赫。2000年4月在原雁北师院的宋绍祖墓葬中就出土了六辆陶车模型和陶牛。北魏彩绘陶牛拉车甲车不仅是大同名片，更被复原成大型雕塑置于市博大厅，成为观众打卡的景点。

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陶俑中也有好几头敦实健硕的老牛，它们还长有长长的牛角，生机勃勃、牛气冲天，是那个辉煌的平城大同最真实的写照吧！北魏大同牛，承载着一个民族大融合、经济大繁荣、文化大交流的时代印记。

而对于老大同人来说，御河铁牛远比铜尊牛、北魏牛更亲切，甚至童年记忆里总有几件趣事与它相关，泛黄的老照片里也总有它的影子。它是明代铸造的镇河铁牛。据传为免御河水的泛滥和侵袭，曾铸造过九头铁牛来镇水，却先后被河水冲走了八头，仅剩其一。

明代的大同城已是九边重镇，繁华也可想而知。只是城东一条决决大河成了老百姓的担忧，遇上大雨与洪灾，一种精神寄托也尤为重要。为什么不造一只虎、一头狮、一头大象来镇河，偏偏是牛呢？也许就是因为它是人类最忠实的伙伴，最可靠的的朋友吧？上世纪中后期，御河已干，人们把镇河铁牛移到了善化寺；2014年底，又移到市博物馆御东新馆。

当我拿着相机把镜头对准这头铁牛时，发现这铁牛是一只活灵活现的小牛犊，虽有一只牛角折损，但它睁着大眼、好奇地看着你，完全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正是这虎虎生气又萌萌可爱的小牛，寄托了全城人的信任与依靠，从而把一城人的性命、财产托付于它。

无论是祭祀礼器青铜牺尊，还是王公贵族随葬的陶牛，还是实用性更强的镇河铁牛，这种陪伴人类走过千山万水、时空岁月的动物，把它温驯、可靠、勤勉的品格烙印在文物之中，让它们穿越时间，恒久闪耀温暖的光芒。三头大同牛，虽时代不同、材质不同、造型不同，却有着一样的精致细腻与传神，一样的精气神，一样的勃勃生气。有时我想，它们不正是这座城市的气质与神韵吗？

牛的真善美启示

张小泉

生肖纪年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一，想想十二生肖里每一个生肖无不与我们的生活有些联系。因此，某年话什么似乎成了媒体或文人的一道命题作文。笔者不大热衷某年话什么这类命题，但对于即将到来的牛年，却真的情有独钟，想要说点话。

生肖纪年可以说是人类意识真善美的产物，而在十二种动物里，笔者认为牛最具有代表性。关于十二生肖的排序，有一个版本的神话传说就是这样解释的：玉皇大帝想起了纪年的重要性，便命令仓颉承办用十二种动物纪年事宜，动物们获悉此事，欢呼不已，其中牛知道自己脚步迟缓，便在大年三十晚上就离家动身，结果赶了个第一名。但老鼠偷奸耍滑，跳到了牛头上，向玉皇大帝邀功。玉皇大帝问道：“难道你的贡献比牛还大吗？”

当让动物们评判，可是动物们只看到了牛头上的老鼠，都说“好大的老鼠，好大的老鼠”，最后玉皇大帝只好让老鼠排在第一位。这则神话鲜明地反映了按对人类贡献的大小来排位生肖的标准，只是由于老鼠的偷奸耍滑，牛才屈居第二位，其实在人的心灵逻辑上牛应该排第一位。也正是从神话里，从牛与鼠的对比中，我们看到了牛的品格，看到了它的真（诚实）与善（善行）。另外，从社会文化角度看，十二生肖也就是人类社会中人际关系的一个折射或缩影，更何况人也是动物的一种，只是属于有思维和理性的灵长动物罢了。

关于什么是真善美，学术界有诸多不同的说法。比较流行的说法是：真是指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善是指善行，即人的行为对群体的价值；美是客体作用于主体，使主体产生一种精神上的愉悦的体验。这个观点把真、善、美的内涵分属于（真理）事实、（行为）价值、精神体验三个完全不同的主观和客观的哲学范畴，但三者又有内在联系，互为前提，可谓三位一体。

十二生肖排序多多少少就反映了真善美的观念意识。从其与人类生活的关系看，笔者想到了俄国革命家和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的著名命题。笔者曾认真研读过他的《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一书，在这本书中，他提出这个关于美的唯物主义命题。他认为，任何东西，凡是显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这个命题重在揭示美对生活的依附关系，它在唯心主义美学思想泛滥的十九世纪，为美学的现实主义回归打开了一个突破口。关于十二生肖审美，特别是对牛的审美，深深地打上了人类生活的烙印。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文明古国，即所谓农耕文明，而农耕的主要劳动力就是使用牛。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从汉代到北魏，一直是游牧业和农业交织的地带，尤其是北魏的拓跋鲜卑族曾经将游牧业推进到雁门关内。鲜卑语民歌《敕勒歌》在千年前的雁北地区广为传唱：“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明代的王鸿儒在山阴途中还吟出过“牧竖时时歌敕勒”的句子。对于游牧民族而言，牛马羊等则是主要的社会财富，只是民歌或文人诗歌在不经意间将其美地表达出来了。从性情、力量及实用来说，牛更为适合耕地，所以古籍上讲耕地指的就是使用牛。成书大约在北魏末年的《齐民要术》，是由杰出农学家贾思勰撰写的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农书，被誉为古代的农业百科全书。该书的第一卷就是“耕田”，书中还写道：“服牛乘马，量其力能；寒温饮饲，适其天性；如不肥充蓄息者，未之有也。谚曰：羸牛劣马寒食下。”贾思勰讲了牛的使用及饲养方法，此外，还叙述了耕地

技术的改革，“犁廉耕细，牛复不疲”。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发明了效率更高的犁。大同盆地地势平坦，桑干河支流众多，北魏时期雁北的水利资源远较现在丰富，日本学者前田正名的《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中有详细的考证，特别是桑干河上游南岸一带土质较好，适于农耕：“漫北地瘠，可居水南。就耕良田，广为产业。各相勉励，务自纂修。”（《魏书·和跋陵》）

据中国新闻网2月4日报道，近日在山西博物院展出了历代“牛文物”，其中就有北齐红陶牛“昂首”亮相。

北齐红陶牛于1981年出土自太原娄睿墓，高35厘米，体格雄健，牛头高昂，脖颈挺直，犄角冲天，四肢有力又开，支撑着强壮的躯体。

1985年在大同市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夫妇墓中，也出土了一件陶牛，该陶牛也是体格雄健，且神态威猛，似正在耕地。

古墓殉葬品是当时社会生活及人文意识的真实写照，北魏古墓中众多有关牛的作品反映了牛与北魏社会生活的重要关系。其实，牛不仅用于耕地，有时也用来驾车。《乐府诗集》就有“黄牛细犊车，游戏出孟津”“青牛丹毂香车，可怜今夜宿倡家”等句子。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富人喜欢乘水牛车出行。不仅如此，有的帝王出行也要乘牛车，《魏书》就这样写北魏早期的桓皇帝出行：“帝英杰魁岸，牛不能胜，常乘安车，驾大牛，牛角容一石。”这种记载虽然有些渲染夸张，但牛的大力、安稳与耐力还是生动地突显出来了。

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上，有关牛的题材作品真可谓汗牛充栋。查百度，一个关于“牛”的诗词统计数据是7171条诗句，相信这个统计很不完整。还有就是美术作品，如著名的唐代韩滉《五牛图》等等，更是不计其数。

人们之所以这样不惜笔墨地表现牛，这与牛在农耕文明中的作用以及由此孕育积淀出的民族审美意识是分不开的。

关于美和审美意识，马克思主张实践的观点，从“自然的人化”中探索美的本质或根源。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在其《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曾说：“通过漫长历史的社会实践，自然人化了，人的目的对象化了。自然为人类所控制、改造、征服和利用，成为顺从人的自然，成为人的‘非有机的躯体’，人成为掌握控制自然的主人。自然与人、真与善、感性与理性、规律与目的、必然与自由，在这里才具有真正的矛盾统一。”

真与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在这里才有了真正的渗透、交融与一致。

理性才能积淀在感性中，内容才能积淀在形式中，自然的形式才能成为自由的形式，这也就是美。”

在中国的文人中，鲁迅是一座丰碑。鲁迅对牛的审美是耐人寻味、意义深远的。他曾自比牛，许广平在《欣慰的纪念》中是这样记录鲁迅原话的：

“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

是奶、血。”鲁迅在《自嘲》诗中留下了这样的名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说：“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绝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毫无疑问，毛主席的这段讲话将我们对“牛”的审美意识提高到了政治思想和党性原则的高度。

总之，牛的真善美启示令人深思。

忽然想到元代王士熙《送苏公赴大同行省郎中》诗中的句子：“明年四月新草青，征人卖剑陇头耕”，辛丑牛年无疑是勤劳、实干、奋进之年。



年年有余 篆刻 徐锐



后土吉金
其华灼灼



景行大同摄

牛

冷杉

从旷野到山谷
从盆地到高原
有牛的地方就有勤恳、坚韧、慈悲的色彩

从文艺作品中出走的山水流云
伴着牛的步伐不缓不急
亘古的阳光抚摸着牛的脊背
诚恳踏实，埋头苦干的画面让人心疼
四季的风霜雪雨
雕刻着粗壮的颈项
稳健的身躯
五谷丰登
多么朴实又华美的词汇
也是牛的袈裟

如果你曾认真与一头牛对望
深入一双闪烁星河的眼眸

蓦然发现

一切迷茫皆得救赎

滚烫人间生出清凉

冰冷时空重现温度

这是慈悲的力量

牛背上的草原、雪山

飞鸟与夕阳

也有着厚重的灵魂

远方的诗与歌

煽动着浪漫的翅膀

奔赴或回归

牛背上的精神和慈悲

植根于中华民族

世代传承

而万里春风中打开的牛年

承载着更加辉煌的期望

万物启航扬帆

以踏实稳健、坚韧不拔、精进慈悲之精神

续写新篇章

咏牛诗话

米丽宏

着夕阳。此牛，此景，宛然一幅古代农村风俗画。清初著名画家恽格曾借此诗题画，流传至今。

王安石有《耕牛》诗：“朝耕草茫茫，暮耕水潏潏。朝耕及露下，暮耕连月出。自无一毛利，主有千箱实……”写牛耕作的勤劳，赞牛一毛不取的无私。南宋名臣李纲，曾坚决主张抗金和革新内政，被罢相贬官后写《病牛》一诗：“耕犁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他以朴实之笔调勾勒病牛形象，赞其坚韧，实际也以病牛自喻。

明朝杨基《春草》，有“平川十里人归晚，无数牛羊一笛风”的佳句，平川

十里，牧人暮归，茫茫暮色中，无数牛羊在慢慢蠕动，晚风中，传来悠扬的笛声。融融春晖，激起人们对生命的沉思。这繁茂盛大的春景中，牛是不可或缺的活动着的诗意。

从古至今，牛是勤恳、无私、忠厚、温和的象征。近代诗人也创作了令人咀嚼不尽的“牛”诗。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对敌人的毫不妥协与对人民鞠躬尽瘁的鲜明对比，也正是他以笔代戈、战斗一生的人生写照。臧克家先生有“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的名句，赞美“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壮志，这句“牛”诗，一时成了多少自强不息人们的座右铭。

如今，田园渐渐牛影稀，但这些流传下来的关于牛的诗句，仍在被反复吟诵，不会远去。

牛之杂说

任翔宇

醉酒》里的童话故事走的是借物喻人的反讽路子，得琢磨，这也有点意思。

很多人都知道大同有个铁牛里，取得名儿自然是因为这里毗邻御河，当时这里有镇河的铁牛。明代为免御河水的泛滥和侵袭，一口气儿铸造了九头铁牛，安置在御河两岸“锁水”，但先后被河水冲走了八头，到现在，仅剩下一头铁牛，孤品。那铁牛后来被移置到了善化寺内保存，当时，铁牛已经破烂得很厉害了，牛肚子少了一大块，坐在善化寺门口晒太阳的老人们瞧着说，那牛肚子里原来有宝贝，后来被坏人打破了偷走了。我曾经仔细看过，不仅是牛肚子，牛尾和左牛角都有破损，但铁牛的其余部分则保存完好，乌黑油亮，毫无锈蚀，说明当时的

冶铸质量还是不错的。当时和铁牛并排的，还有一匹铁马，一看就不是一个年代不是一批工匠铸造的，铁牛很生动，铁马很像十三陵神道旁的石马，个头小，死眉快眼的，没什么气势，而且铁牛身上光滑可鉴，铁马上全是锈，所以那时候闲暇玩耍时候，我们都抢着骑牛，没人喜欢爬上马背。

一晃这又四十年过去了，铁牛铁马依旧，我们老了。

如今的大同博物馆一进门，也有一头牛，准确地说，是牛和车，雕塑是由中央美院吕品昌教授创作的，取材于北魏宋绍祖墓出土的牛拉鳌甲车。昔年铁牛镇河，如今牛车镇馆，十二生肖里，数字来数去，还真是只有牛有这待遇。

在人们的普遍印象中，牛忠诚、温驯、隐忍、耐劳，即使是被激怒，其实也只有很短的一会儿，大部分时间里，甚至包容我们因索取而加与它们的伤害。这样的相处之下，人自知。不仅仅是把牛排在了虎龙马鸡之前的生肖位



美意延年 篆刻 徐成文